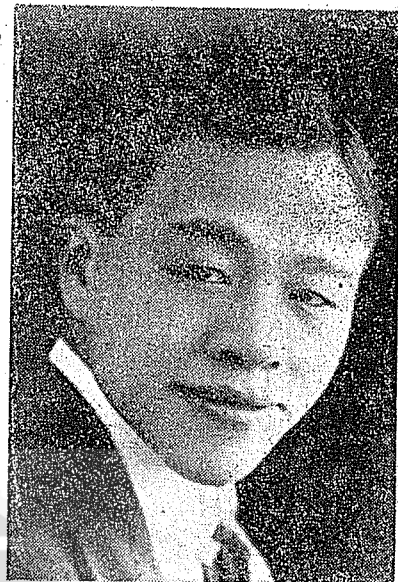


(四) 行里萬山江



(本文作者早年的照相)

江山萬里行(四)

遊學歸國後的工作與生活

· 吳國柄 ·

天津老畢大皮條客

民國十四、五年在唐山這個小地方，很少有報紙，外邊的情形全都不曉得，所以我每個禮拜六必到天津瞭解一些國內外的情形。自從認識詹姆士唐後，以他家為家，到天津一定到他家，還到畢家。

小畢的父親老畢是軍人，在天津專門替軍閥、省長、督軍介紹年輕的女孩當姨太太。天津離北京很近，北京政府雖沒有權力，但名義尚存，威風依然，所以軍閥、督軍們在唐山不敢為所欲為，因為唐山沒有租界可藏身。

天津有租界又繁華，所以軍閥、省長、督軍等多在天津成立新公館，向老畢接頭找年輕貌美的鄉下姑娘，這些姑娘沒有學問，但長得很美，

出身於刻苦耐勞、勤儉的家庭，軍閥買了年輕的女孩後成立新家，把姨太太的母親接來管新家，軍閥改名換姓怕人知道他的住址。

這些督軍、省長、軍閥間都有聯絡，他們在租界內都有房屋留住辦事，開會時上北京，會開完後回天津享受。他們開會的目的，大多是向北京政府要錢。

在對外交涉上，他們有小組織，因此天津成了軍閥的另一集會場所，差不多各省督軍在天津都有辦事處，老畢的名冊上有每個督軍、省長改名換姓後的住址，經常設法和每個督軍、省長的親手下來往。

老畢行動神祕，有時穿得很好，有時穿得破破爛爛，讓別人對他不了解。

軍閥在租界的生活

軍閥多半出身於行伍，也有少數是保定軍官學校及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。他們在各地地方得了勢力以後，魚肉百姓，土地、人民、軍隊都成了他的私產，中央政府對他沒有辦法。

軍閥的經濟來源有三：

- 一、稅收：國稅、地方稅的收入都歸他所有
- 二、向中央政府要錢，中央如果不給，就兵變，反對政府。
- 三、綁票：向地主、富人、商人要錢。

軍閥拿到錢，一方面養兵，另一方面娶姨太太。北京召集他們開督軍會議，會議結束後到天津，他們不敢住旅館，怕暴露身份被人暗殺，所以和姨太太在天津租房子，不用自己的名字在警察局登記，而用姨太太的名字。

天津有英、法、德、義、俄、日本等國的租界，各國的租界建設都和他們本國一樣。日本租界建日本式的房子，建築簡單。英、法、德、俄租界的建築宏偉，義大利租界在白河北邊，沒和其他國家的租界連在一起。軍閥喜歡住在英、法租界。

十個軍閥有九個抽大煙，他們也讓姨太太抽，把她們身體弄壞軟弱沒法逃走。軍閥成立新家後，叫姑娘的媽媽來看守，這些媽媽大多數不是姑娘的親生母親，是老畢家裏的人，他們都經過訓練，懂得伺候人，向軍閥保證姑娘不會逃跑。

督軍、省長拿錢買的姨太太，有時把她們帶回自己的地盤，姨太太比軍閥的原配夫人年青貌美，識字常識豐富，所以慢慢的便在家裏裏得勢當權。

軍閥們生活腐化，抽鴉片、打麻將，身體大都不好，要生小孩是不容易的，但姨太太有辦法，和軍閥到天津出差，老畢就幫姨太太找送子娘娘送子，找年輕人住在那兒，年輕男女見面容易產生感情，老畢怕他們假戲真做，叫他們見面時，房間弄得很暗，讓他們互相不認識，用這個法子爲大帥傳宗接代，老畢用這種卑下的手法，得了很多錢，軍閥老年得子，姨太太的地位就更高、更穩固了。因此，很多姨太太願意和大帥出差到天津，天津就成了熱鬧繁華而又很重要的城市。

軍火俱樂部的交道

小畢說他認識很多軍閥的親信，可以談買賣軍火的生意。我經他的介紹認識一些軍人，認得他們後，到俱樂部看那個人是賣軍火的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，戰勝國得到的勝利品很多，這些國家都要把自己舊的武器賣掉，於是在中國的列強都賣軍火，尤其是法國政府還幫洋行賣步槍。

我介紹他們認識後，外國人直接和買主談，我的介紹費由賣主給。雙方的交易，洋行有翻譯直接和他們談，成交後，賣主沒錢給介紹費，也給我軍火，我拿了軍火賣給軍閥，他們買了不給錢，結果費力賠錢毫無所得。

最後一次的介紹費，得到克魯伯的步槍五十支，子彈五萬發，我把這些槍械存在洋行裏，洋行把槍存在兵營，需要時才拿出來。這些我不能賣，也不能運走，成了我的不動產。

當土匪找出路『妙』計

常到老畢家認識了一個軍人，我告訴他：我有軍火想賣出去。他說：「你要賣軍火不容易，第一、你賣給軍閥，他不給你錢。第二、你賣給他，他給你煙草、獸皮你也賣不了。」於是，他出主意叫我成立新軍隊，附屬在軍閥的部隊裏和他們鬼混。

他說：「土匪有五桿槍已經很了不起了，你有五十桿槍比他們強多了。你化裝土匪的樣子到土匪窩和他們談判。現在的大軍閥——張宗昌、張作霖都是土匪出身，我們選個適當的日子到鄉下去實地察看一下，回來再研商辦法。」

我當時因年輕、好奇、找刺激更想知道土匪窩的內幕，是否盜亦有道，因此向工廠告二十天假，帶二百塊大洋，做火車到臨清，下了火車換

驟車到一個鄉下。換上鄉下人穿的衣服，把換下的衣服藏在朋友的家裏。

老周說：「吃得苦中苦，方爲人上人。現在我們要去過土匪的生活，但是你不要把土匪看扁了，土匪有土匪的義氣、道理，他們的那一套和你們完全不同，你用你的智慧帶領他們，或許將來會比他們更好。」

「你對土匪很有研究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以後諸事要請你多幫忙。」

我請老周吃飯，他說「希望這一去能奠定好的基礎。」我和他雖在老畢家認識，但沒深談。他說他在×大帥手下當參謀，沒有職級也不支薪水，只是大家叫他參謀。他沒有見過大帥，只和大帥的親信手下接近，他專門替大帥找姨太太，費用由老畢支付，他不能向大帥要錢，只有向這些姨太太要。

老周說：「我們先到土匪窩去。土匪佔山爲王，附近的居民都屈服於他，官兵來剿就躲起來，小的土匪來就把他們吃掉。我們現在去的地方是我拜把兄弟的地盤，我那個拜把弟兄不見了，你去補他的缺，不過，我們不能把我兄弟的隊伍召集起來，因爲這些人已經和他有了感情，如果他回來了，你就控制不了他們，所以要用你的名義，另外召集人馬。我認識大帥的心腹，我去幫你弄個委任令補這個缺，同時拿運軍火的護照。」

兩人坐驟車走了一天到了一個小村莊。

我問老周：「這一帶怎麼沒有飯舖？」老周說：「這些土匪吃完東西不給錢，向他要錢就殺

人，誰還敢開飯舖。這些提籃子賣東西的人，如果遇到土匪把籃子一丟，可以藏起來。」我說：「我們這樣走不是太危險了嗎？」老周說：「白天他們不敢搶，晚上就靠不住了。不過晚上路上也沒有人敢走。」

騾車走了一段時間，需要休息讓騾子吃草喝水，我們也在路邊休息，我問老周：「這些窮人不怕土匪嗎？」老周說：「他們什麼都沒有，只有命一條，土匪看他們什麼都沒有，所以不害他們，他們因此可以生存。繼續走，你會發現人民的生活更苦。」我問：「他們吃什麼呢？」老周說：「在菜園種菜，揀些柴火煮熟了吃。」我們身上帶有饅頭、燒餅，我問老周：「如果遇到土匪會不會搶我們？」老周說：「我們的打扮就是土匪，他搶我們幹麼？」

土匪窩裏當了老總

到了老周拜把兄弟住的地方——鄉下的一座草屋，裏面有夫婦倆和小孩，還有幾個男人在田裏種地。老周說：「今晚，我們就住在這裏。」

晚上，種田的回來，老周宣佈我是吳老總，來代替王老總的。老周對我說：「田要耕深，子要親生，弟兄要靠自己招，你召集王老總的人，如果王老總回來，你就沒勢力了，你要自己招兵。」他把早準備好的吳大帥招兵的白布條子掛起來。

這個村莊旁邊儘是小村莊，不到半夜就來了很多人，叫他們先報名，等軍餉來了再召集。講完後，揀些高粱桿子燒水喝，然後他們就回去了。

我和老周留下，匪覺的床舖是用柳條做的，臭蟲很多，還好我來的時候買了一百盒的臭虫粉，把床和被單都洒上，還帶了蚊帳。半夜，肚子餓了，老周把從天津帶來的燒餅、鴨蛋、鹹肉拿出來，我、老周、趕騾子的三個人聚着吃，怕被人看見。

匪覺時，我想：這是中國文化最開通的魯國，孔子會到過這裏，怎麼現在成這個樣子，和歐洲的文化差得太多了。

白天，我和老周到村莊四處看看，我們的打扮和村民相同，所以人們都不注意我們，鄉下沒有狗，也沒看見雞，我想可能是養在屋裏，怕被人捉去宰了吃。

老周告訴我土匪分二種：

一、和大帥有關係的，由大帥接濟軍火、糧食、錢，大帥有事就派人來聯絡統治。

二、小土匪和大帥無關：這種土匪大吃小，弄得遍地是土匪，土匪相爭，搞得地方上雞犬不寧。

老周又說：「你到這裏不能隨便出去。」我聽了很害怕，放棄唐山的飯碗，到這裏當土匪搶人，實在不應該，這要好好考慮。

招兵買馬去見大帥

兵招集後，老周要我和他一起到濟南府見大帥，他說：「裏面我都疏通好了，你有自備的武器、軍隊，請大帥每個月發些軍餉，就能正式成爲軍隊。」

晚上，我們一起去見大帥。那天見大帥的人

很多，輪到我的時候，看見大帥坐在桌子當中，旁邊有位師爺。大帥問：「你有什麼事要來見我？」

「我的軍隊到齊了，請大帥發薪餉？」

「你有多少槍？多少發子彈？」

「五十桿槍，五萬發子彈。」「他媽的，你有這麼多軍火，還要向我要錢。你好好地帶軍隊，明不明白？」

「明白了」出來後，我把大帥說的話告訴老周，他說：「大帥的意思是你要攪錢給他。」

離開大帥府，在街上遇到姑丈——徐子尙（香港新島日報主編徐東濱之父），他看了我幾眼，不敢認我，我喊他「徐姑爺」他大吃一驚問：

「你怎麼到這兒來？穿這樣的衣服，你在做什麼？」我穿的是灰色短裝的軍服，繫皮帶，戴五色的帽徽。我說：「見大帥領軍餉。」「領到沒？」

「沒有領到。」

「你是留學生，怎麼做這種危險的事。」我問徐姑爺做什麼事？他說：「當縣長，有公事到濟南省城來接頭的。」我介紹老周和他認識，老周告訴徐姑爺說：「他跟我走，不會有危險的。」

我們三人找了家小飯館吃飯。我問徐姑爺：「你當縣長做過什麼事？」「地方上土匪多的很，捉到關起來要給他東西吃，放他出去要殺人放火，傷害百姓，我不知如何是好，所以來請司令部如何解決這個問題。大帥說要親自審問這些囚犯。天亮時要把犯人準備好。」

在一個操場中間擺一張桌子，四周有步兵圍住。大帥到時吹號開庭，大帥身後有人點犯人的

名。犯人分兩種：一種大叫冤枉說自己沒做這種事。一種人則不作聲。大帥叫喊的人站在右邊，不喊叫的人站在左邊，沒有多久犯人就判完了。我請示大帥如何處理這些人？大帥說：「右邊叫喊的人有冤曲，你把他們都放了。左邊不叫的人是有罪有應得要槍斃。這麼簡單的事你都不會，真是飯桶。」

我問：「那位大帥是誰？」

「韓復榘」

「後來你怎麼辦？」

「該放的放，有的殺人放火的就不能放。」
吃完飯，三人分手。我和老周買一百塊錢的糧食，坐火車回去，在車上老周說：「我們不能說沒和大帥掛上勾，要說大帥很高興，給我們軍餉、符號、官印、營長的委任狀。」這些東西老周早在天津準備好了。下火車，到一家小旅館，帳房和老周熟得很，原來他也是個土匪頭。找了一部騾車，載了很多的麵粉，花生油上路，天黑回到基地。

居然被稱為吳大帥

昨天招的人當中挑選十個人通知他們明天早上到這兒集合、點名、發符號。

次日，天未亮就起牀，召集的人也來了，大家燒水喝、煮稀飯吃。弟兄們在空地上點名，我站在旁邊看。老周介紹我是吳大帥，北京人，把我誇獎一番，接着由我講話，在我說話之前，叫他們識字的舉手，結果只有四個人舉手，其他六個都不識字。我按名冊點名，這些人都是二十歲

左右的年輕人，都還沒結婚。

我說：「我們估據王營長的地盤成立部隊，我有六條規矩要大家遵守：

一、不搶百姓，百姓是我們的基本力量，有他們才會種田，供給我們糧食，所以要對他們好好的照顧。

二、弟兄們要親愛，不能打架。

三、保護槍枝。

四、不能逃跑。

五、要愛國團結。

六、服從本大帥命令。」

老周當書記，把我說的記錄下來，叫他們每天起來要念這六條。我又告訴他們：「現在我們是開始建設武力，等發達成功後，你們都是排長、連長、營長。」問他們當過兵沒有？都說：「當過。」老周說：「有個三十多歲的資格最老，叫他當班長。」他們在空地上操演立正、稍息，操演後領軍火演習。老周是內行人，他說：「大帥！一切由我負責。」

人多為王盜亦有道

我和他們住了三個晚上，白天和老周出去看我們的地盤。老周說：「現在天下大亂，土匪只要誰的軍火多、人多、錢多就稱王，平時大家相安無事，不過你過界了他們就會對你。土匪平時也是耕田種地，因為地方上有壞人，為了自衛才當土匪。公家招兵他們就去，但公家不按時發官餉，他們就到外面偷、搶來維持生活，弄得地方上雞犬不寧。偷、搶也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因為各

有各的地盤，所以地方上常有土匪和土匪打仗的事情發生。」我們走了幾個地方，我越看越害怕，就回基地。

我在天津時聽說張宗昌大帥有三不知：

一、不知有多少兵，集中起來是軍隊，散了都當土匪搶人。

二、不知有多少錢。因為沒有銀行，錢都由軍需官管，張大帥自己竟不知有多少錢，張大帥錢的來源有四：

(一)、向政府要。

(二)、向日本人要。

(三)、鐵路收入。

(四)、關稅收入。

有了這幾項收入就能鞏固地盤。

三、不知有多少姨太太。軍閥們都不喜歡元配夫人，另外找年輕漂亮的姑娘。張大帥在司令部的地方有姨太太外，在天津和通商口岸這些地方都有外家，姨太太每個月有安家費和餉銀，生了小孩另外加錢。張大帥隨時增加姨太太，所以不知到底有幾個？

從搶姨太太到搶糧

在基地住了幾天，明瞭了一些事情，覺得要在這裏發展不是件簡單的事。

第五天，班長張得勝來向我報告：「大帥，你來了幾天寂寞得很，要娶個新老婆吧，我前天看見一個大妞很好，我替你做媒。」

「我有太太了。」我說。

「這個當姨太太好了。」他趁我不注意時出去，晚上帶來一個十七、八歲的姑娘，蓬頭垢面

的，我想叫他走，又怕別人欺負她，所以叫她留下，她嚇得直哭。我說：「不要哭，明天早上送你回家。」我睡床上，她坐在椅子上。天一亮，找了一個衛兵陪我送她回家。

又過了一天，張得勝又回來，他說：「一個兵一塊錢，十個兵十塊錢，一百個兵一百塊，你每月到那裏去拿那麼多錢？」

我說：「張大帥會給錢」。

張說：「不可靠。不打戰的時候，大帥根本不給錢。你剛來根本不知道這種情形。」

「你有什麼辦法？」我反問張得勝。

「我們這地盤有好多有錢人，去向他們要。」

「如果他們不給呢？」

「按我們的規矩，用搶的。」

「我生平沒做過這種事，他們會殺了我們的。」

「不會的。我們不要多，每個月向他們要一點。」

晚上，張得勝又來說：「大帥，今晚我們行動，你跟我們去看我們怎樣弄錢。去的人不要多，只要三個就行了，我和另外兩個兄弟是老手。」

「於是一個人帶一把小刀，我沒帶東西。」

四個人穿不同的衣服，藍色腰帶。摸黑到一個小村莊，村裏的人都關門閉戶。有個人會翻牆，進去後把大門打開，三個人進到屋裏，叫屋內的人不准喊叫，翻箱倒櫃的找了半天，沒找到東西，最後向他們施加壓力，他們說出在院子石頭底下埋有一缸麵粉。挖出麵粉，叫他們拿袋子裝

麵粉。我說：「算了，回去吧！這個不能搞。」

「大帥，你的心太慈悲了，不行的。」四人就走回基地。

我心想：我是個留學生要回國救人，現在反而當起土匪搶人，這怎麼可以，違背了我的良心。祖宗積德百年，今晚如果做這件事，就對不起祖宗，心裏越想越不對。

離開匪窩重返天津

在基地，一晚都沒睡，等老周回來。他回來對我們昨晚的事一清二楚。他對張得勝說：「下次不要到那家去，他是我的親戚。」我說：「我要回去。」

「回去幹什麼？」老周問。

「弄錢來養兵。」

「最好和日本人來往，他會給錢。」

於是，把軍火、米麵交給張得勝，由他管理。

次日，對趕騾車的人說要到最近的火車站。騾車載我們到原來換衣服的地方，換上原來的衣服，找個地方洗澡，兩人就坐火車回天津。

回到天津，首先到英國租界找個浴池洗澡，理髮，兩人就分開。老周說：「以後到老畢家見面。」又到老畢家，他們正要吃午飯，叫我一

起吃飯。飯後睡了一覺，恢復精神，晚飯後到跳舞場跳舞。第二天是禮拜天，所以晚上就住在畢家。

次日，到俱樂部看看，又到詹姆士唐的家裏，打電話回唐山，廠裏說事情很多，叫我趕快回唐山，於是就搭夜車回去。在唐山車站，站長告訴我說：「你最好不要回去，那裏鬧土匪。」派了

一輛手搖車送我到洋客廳。第二天，和賈德一同回辦公室。

南北兩地何去何從

唐山造車廠的職員每年有二十天的例假，去年的二十天我已用掉了，今年我打算離開唐山另外找事，在找事之前，我想先到全國各地旅行考察，看在那個地方做事較合適。

我常到天津認識了畢家，畢家是個複雜的家庭和社會各方面都有關係，所以想把今年的二十天用在深入考察中國的農村社會。

我出身於湖北省建始縣的鄉下，那兒是個世外桃源，我的祖先在那住了二百多年，附近都是吳姓子弟，過了二百多年太平的日子。以後我在北京、天津、唐山是求學的時代，對於農村實際的情形不了解，而且中國內亂都在北方，所以決定研究北方人民的生活情形和軍閥成長的內幕。

北京是當時北洋政府的首都，政要和外交使節都在這裏。天津是商埠，華洋雜處的地方，非常複雜。我在天津認識老畢父子，他們不待我。老畢是軍閥通，小畢喝過洋水。所以跟我很合得來。

因為賣軍火的關係，我告假二十天到德州，深入考察中國的農村，明瞭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後就沒有進步，與歐洲國家的文化有天淵之別，物質、精神、政治、軍事都差他們太遠了。

我發覺改良中國要做的事情太多了，我究竟應該做什麼事呢？

一、對建造鐵路已經失望，除非能排除外國的力

量，尤其是日本。排除日本的勢力，才能自由發展。

二、孫中山先生說：「求中國之自由平等，必須喚起民眾。」但是人民沒有知識，好不容易喚起他們啊！所以孫先生說：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」

三、胡適提倡白話文，改良了語言，但文字沒有改變，依然繁雜，非要整理訂正不行（讀者請注意：我所謂整理訂正，決不同於中共的簡筆字，我堅決反對中共的簡筆字。），這不是我能辦得到的。

我對北方的情形有很多的瞭解，南方則不清楚，所以決定要到南方去。唐山對外邊的消息，一點都不靈通。北京、天津的報紙除登載軍閥爭戰的新聞外，對南方的消息都不報導。所以決定離開唐山到南方，我所說的南方是指長江以南的湖北、廣東。

我是留學生，在唐山一般人把我當成客人，所以說話很小心怕他們指我為「亂黨」，那時所謂的「亂黨」有二部份：

一、俄國共產黨——俄國訓練的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回國，在各機關服務，他們罷工、罷課擾亂社會治安。

二、國民黨：在上海、北京一帶遊行罷課。這兩部份人都是軍閥最討厭的，捉到了就殺，因此我很小心，不敢隨便講話。

北京軍閥社會百態

袁世凱死後，各省大小軍閥紛紛獨立，造成

軍閥割據的局面。國民黨雖然有偉大的領袖、高明的主義、建國的理想，但是尚未取得政權，無法實行政綱政策。軍閥得勢後，驕奢淫佚。軍閥底下產生土匪，佔山為主，搞得國家大亂。

自庚子年八國聯軍之後，我們國家的財源都在外國人手裏，北京政府只有靠借外債來維持。借外債要抵押，國內的礦山、鐵路都抵押光了。軍閥向北洋政府要錢，北政府要他們開會分贓借款。因此，北京經常召開督軍會議，軍閥們各有地盤、人槍，到了北京就顯得很熱鬧。

那時我正是中學時代，常聽父親、舅舅、表哥談起軍閥的事。軍閥們到了北京後，租辦事處住在裏頭，這些房子都是前清王公貴族遺留下來的，房子很大，佣人很多。

北京社會組織沒有俱樂部、觀光飯店讓督軍們聚會。那時北京大官的娛樂在妓院，可以在那裏請客、喝酒，所以軍閥們常在妓院會合。

北京的妓院很多，但規模大的並不多，妓女分散在小妓院或私娼。軍閥要漂亮的妓女，就叫條子把別的妓院漂亮的妓女叫來，吃住都在大的妓院裏。妓院裏設備豪華，喝酒、請客、抽鴉片都有，這些妓院集中在北京前門外八大胡同，新貴們在這裏花天酒地，因此前門外大柵欄一帶繁華熱鬧非常。

北京街道窄小，行駛汽車不方便，但走人力車卻很好。一些漂亮的姑娘坐在車上，腳登馬鈴，聲音很響引起路人的注意。

軍閥在大街上有汽車，車子外邊有踏板，踏板上邊站著一個威風凜凜的衛兵，司機旁邊坐

著副官，軍閥坐在後面，軍閥坐車後面還有衛隊車保護。

軍閥坐在車裏往外看，看見漂亮的小姐就告訴副官，副官告訴在外邊站的衛兵，衛隊車的人就過去和那位大姐說話，騙她，把她拉到車上，一直載到軍頭住的地方。軍頭如果喜歡她就留下來，封她為姨太太，如果不喜歡就賞給底下的軍官。因此，北京美麗的小姐常常失蹤，報上也不敢登，以後一些漂亮的姑娘都不敢出門。內人也曾告訴我說：那時她們的學校經常告誡女學生出外要特別留神。

軍閥的家庭與佣人

軍閥出身行伍或土匪，本身沒受過教育，但有強壯的身體和勇氣，碰到好的機會，造成他的地位，有了地位後就娶姨太太，姨太太的數目隨事業的擴大而增加。軍閥怕刺客暗殺，就多設公館，沒有一定的住處。姨太太有買來的，有搶來的，都沒受過教育，他們有錢就無限制的生小孩，至於小孩是否是軍閥的親生骨肉，那只有天曉得。

軍閥沒受過教育，姨太太也沒有知識，所以根本談不到對子女的教育，而且當時也沒有學校，軍閥的子女都沒有知識。軍閥得意時，都是老爺、小姐。長大後，軍閥失敗了，他們一無所長，沒有謀生的能力，就成了男盜女娼。

軍閥本身抽鴉片、打嗎啡針，當政時樹立了仇人，所以善終的很少，大部分都是被仇人殺掉。例如：張作霖讓日本人謀殺，他手下的大將楊

宇霆、常蔭槐又給張學良殺了，孫傳芳讓仇人的女兒殺了，女報父仇。馮玉祥讓俄國人殺掉。他們冤冤相報，自相殘殺，造成國家的動亂，政局的不穩定。

民國初年，袁世凱這個大軍閥死後各省軍閥紛紛獨立和中央脫離關係。中央派去的人都不用人，而用自已人，所謂的自己人是指親戚、姨太太的家人。「一人得意，雞犬飛騰」這些人不識字而當稅務局長、縣長、鐵路局長，當時鐵路雖然在外國人的手中，但有些還是自己的，所謂的局長也只是個收錢的人而已。

我在中學時，家裏有個大師傅老魏，他辭工不久，有天他坐馬車來訪，拿著印有京漢鐵路局長的名片，還帶著幾個傭人。我向他道喜，他說「算了！字不識一個，我只要每天拿一次錢給我的親戚就可以了。」這幫子的下層新貴，亂搞錢、吃喝嫖賭樣樣行。那時衛生設備不好，性病普遍的流行，而且鴉片煙盛行，所以他們的身體不好，加上外行，所以事情通通腐化了。

歷代興盛的時候原是用唯才，學而優則仕。外國對事不對人，可是民國初年完全不同。我有個同學一切都屬平平，但是他當上了粵漢鐵路局長，因為他的父親是軍閥，不僅北京一地腐敗，全中國都是一樣。

京官鬪窮士兵餉低

北京的大官、小官都很窮，很少有錢的人。少數的幾個有錢人，當漢奸替日本人工作。這些人都是留日學生，祕密行動，沒人敢說，這些人

拿了錢不用在正途，對子女也缺教養，錢來的不正用的也不正。

北京的官可分兩種：

一、替政府做事的，完全是階級服從，這幫子人領導社會，維持中國的倫理道德。

二、教育界：北京有大學、中學、小學，大學有北京大學、清華大學、燕京大學、中國大學、師範學校、軍需學校、測量學校、工業專門學校等，其中以北大最出風頭。北大的學生都是達官貴人的子弟，教員就利用這個機會向政府要錢，不到就鬧學潮。他們常罷課，所以校規不嚴，學生書也念的不好。

我學的工程，但大學中工科的很少。我有一個朋友在大學做事，要介紹我教英文或法文，我沒答應。

軍閥時代是統治的管理，各省督軍用私人，捨棄有學問的人不用，地方上有土匪，所以沒法子收到錢。土匪靠搶奪、敲詐、綁票向百姓詐騙錢財。

軍閥的軍隊每人二元一個月的餉，官五元一個月，土匪每人每個月一元，北京政府的官、職員，除了部長以外其餘都欠薪。中央靠借外債維持，借債靠留學生，那個留學生和外國人的關係好，就組織內閣向外國人借款，幾個有錢的國家不願權益只落入一個國家的手裏，就組織銀行團，中國要借款就向銀行團借，用貴重的東西或礦山所有權抵押，各國再平均分別享有中國的特權。

日本靠近東三省，中國只要派一個大官到東三省，日本就用金錢收買他。例如那時吉長鐵路

的局長，日本人收買他，因此吉長鐵路表面上是中國的，中國人當局長，其實名存實亡，完全由日本人在搞。

馮玉祥在西北、新疆、甘肅一帶，和俄國人有關，由俄國人供給餉銀和軍火。雲南和法國接近，由法國人支持。上海、廣州由英國人支持。

外國人拿出的錢全被軍閥納入荷包，到上海、天津租界娶姨太太，設小公館、抽鴉片，或者軍閥間互鬥。所以，國內沒有大工廠，即使有小工廠，軍閥、土匪們都向他們要錢，工廠根本無法存在更談不到發展。鐵路工廠是借款建造的，由外國人保護，來維持交通。

內河沒有自己的輪船行駛，唯一的是招商局在租界有輪船公司，國內平靜時行駛，否則就停開，所以越辦越小形同虛設。

中國的軍閥和外國人有密切的關係，帝國主義供給軍火、糧餉讓他們一直不斷的打下去，使中國永遠無法統一，邁向光明。（未完待續）

編輯部啟事

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，日有數起，惟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，因此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，詳細參閱稿約，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；來稿以六千字為限。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。）